

“山寨纪委”看到什么“商机”？

凌河



今日论语

前两天一条新闻,读来不免唏嘘——近期广东省内陆续发现多起不法分子以省纪委名义,冒充纪委工作人员,制印假公章、假公文,向领导干部寄发信件,称其涉嫌贪腐案件,要求缴纳罚款到指定账户。广东省纪委希望干部群众提高警惕,及时报案,避免上当受骗。

骗子设局,当然不齿,但为什么令人唏嘘呢?因为骗子骗财,过去是骗平头百姓,现在竟然来骗官员,这是为什么?而骗子骗官,过去是假冒“小妹”,冒充“将军”,现在却是打着反腐的旗号,假冒起纪委来了,这又是怎么回事呢?

其实此类骗局,并不只发生在广东一地,就在上个月,便有三名男子假冒纪委干部,跑到陕西省铜川市的食药监局,声称要“双规”局长。铜川的骗案,所幸被识破了,所以局长没有乖乖地跟他走,但更早些时候的重庆,却也是三名“纪委干部”,大摇大摆地走进某局办公室,于众目睽睽之下“押”走了局长。那局长,后来是放了回来,但是被“敲”走了14万元人民币。人们不禁狐疑,这14万大洋,算是“退”的“赃”,还是花钱消的“灾”呢?

再其实,这类的骗局既然是“多起”,那就早已不单是“近期”啦——比如十年之前的“奇闻”,说是某市交通局长的办公室,忽然来了个“省反贪局工作人员”,局长当

场冒出冷汗,赶紧带着“大盖帽”美食接风,又塞了一个厚厚的大红包,才算把事儿“搞定”。后来东窗事发,才知道“大盖帽”乃省城一无业混混而已,已经如法炮制过多个衙门。而这个局长的黑白清浊,恐怕也就不言自明,所以令人唏嘘。至于某地的三陪小姐,给当地的要员一一写信打电话,说不要忘记了“小妹”呀,更不要忘记了“那晚”,结果还真的收到了好几笔“消灭”的银子,就更是叫人无限唏嘘了——平心而论,这些官员,并未与这“小妹”有染,但谁知道她是谁个“小妹”说的哪个“那晚”呢?还是宁可错付一千,不要“引爆”一个吧!

再说一遍,骗子当然可恨,打击不可手软,“纪委”形象可贵,大

家都要维护,这是没有问题的。问题仅仅在于这些骗案的背后,有没有发人深省甚至令人吃惊的原因?“山寨纪委”为什么会兴风作浪,骗子们又看中了什么,嗅到了什么“商机”?恐怕值得深察。就拿这个遇到骗子就要报案来说,不少领导干部,因为自己过得硬,能洁身自好,所以相信能够立马报案。但恐怕也有这样的官员,因为自己不干不净,所以吓得要命,更何论奋起报案呢,只好“花钱消灭”,这恐怕也是“多起”诈骗能够得逞之一因吧!

冒充纪委敲诈干部,当然是一种犯罪,但生活中某些犯罪的根本防范,并不是抓几个骗子就可以奏效的,“山寨纪委”的频仍多发,不是一个明证吗?



新民随笔

云里雾里看马云

晏秋秋

马云联手许家印。这是中国足坛的大事。坊间赞成人多,非议者少。我呢,先是激动。冷静想想,为马云忧。

互联网成事的一大优势在于,不把传统行业规则放在眼中。往宽里说,是另辟蹊径。放窄了说,是大闹天宫。打车软件、余额宝两例,即可看出“互联网思维”的优势。马云入主足球,想“外行领导内行”,无非是以往思路的一以贯之。

不过,足球和其他生意不同。最大的不同在于,足球钱再多,场上只能派11个人。而且11人之间的磨合锻造,与钱有关,更与个人性格、魅力、心理素质、行事风格有关。恒大的成功,明里是砸钱,暗里是许家印用了一批低调而稳重之人。马云讲述自己进入足球的过程,包括和许家印喝醉,15分钟谈判及与绿城的欲说还休,个人觉得,透着一股“浮躁之气”,这是搞足球的大忌。

另外,足球以成败论英雄,球迷少有耐心。马云来之前,恒大已是亚洲冠军、中超冠军。马云来了,恒大难道还能成为世俱杯冠军?谈到培养人才,中国国家队中,11人主力阵容,曾有7人来自恒大。马云来了,总不至于国家队就照搬恒大吧?

有人说,马云投资足球,不为钱,也不是为了企业上市造势。就算在商不言商,马云能否让中国队冲入世界杯,给中国球迷带来真正的快乐?这,是一个长期工程,我看总要有8年的努力。这样的耐心,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世界,是不可能有的。马云有吗?

马云说,12亿买恒大50%的股份,便宜了。许家印附和。许家印懂不懂球,另说。我看马云不懂。买一支英超球队,只要不是豪门球队,一般不会超过15亿元人民币。西甲、意甲球队,排名靠后的,就更便宜。有的甚至只需要1亿元人民币,即可入主。恒大队伍的影响再大,能超过英超埃弗顿、纽卡斯尔这些球队?

当然。马云之所以是马云,在于能人所不能。中国足球这么多年来,让多少好汉英雄气短,也总有能人跳出来,力挽狂澜。中国足球,当然欢迎资本,欢迎好汉。只是不知道,马云搞足球,是马到成功,是马马虎虎,还是马失前蹄;是云开日出,是云遮雾罩,还是云里雾里?

新民新语

无声广场舞

曹刚

“霸占”“入侵”“占领”“淹没”……一堆贬义词直指“广场舞大妈”。前几天,轨交8号线四平路站3号口“炫起民族风”,引来多家媒体关注,标题里的动词,个个弹眼落睛。

老人组团跳舞,健身交友,无可厚非,却因噪声扰民,引发纠纷,越来越像社会公害。极端案例有二:长沙一小区3次空降“粪弹”;温州数百住户集资26万元买扩音器,循环播放警报声……

“以暴制暴”不可取,复旦最近研发的定向扬声器温柔得多——将声波控制在特定区域,路人不受打扰,舞者自得其乐。广场舞配此神器,扰民尴尬迎刃而解。不知成本如何,期待尽快推广。

有人认为,大妈那么多,换装备耗资费钱,难。因此别依赖技术,要找深层原因。老人有三大追求:健身、消遣和交际。无他选择,便对广场舞趋之若鹜,所以全社会应为她们提供更多有趣活动。提升了修养,陶冶了情操,自然会优雅告别街头广场,转投大雅之堂。

有道理,可操作性不强。求助“全社会”,就能更快解决问题?广场舞明明能满足老人的追求,何必舍近求远。

事实上,若无噪声污染,广场舞值得提倡。有些人倒是不跳舞,也不扰民,却在牌桌上杀得昏天黑地,在酒桌上喝得五迷三道,在网上聊得神魂颠倒,甚至误入传销组织惨遭洗脑。

跳舞无罪,错在太吵,那就在静音技术上多动脑筋嘛。我是坚决的技术派,举双手支持家中老人天天去跳广场舞,愿意花钱赞助她们改善装备。

技术其实不难——音箱配蓝牙耳机,人手一副,悄然起舞。类似的无声广场舞,在成都人民公园、广州天河公园、济南新世界阳光花园社区,已有先例。

缺钱才是烦恼——人均成本可能过百,老人节俭,多半舍不得,但正给了小辈们尽孝心的机会。如能再成立广场舞协会,联系企业,组织团购,商家、舞者、旁人乃至全社会得利,何乐而不为?到那时,一群大妈在街头默默地手舞足蹈,会是多么别致动人的风景。

人为造“真空”并不利考生

权威声音

年年高考今又是。各地的“高考保卫战”一如既往又有升级,先有工地停工,后有广场舞停跳,甚至有的地方连居民楼的电梯也停运了。

高考应不应该重视?应该。应该重视到这种程度吗?未必。

高考是一道重大的人生关隘,如若跨过,可以改变个人乃至家庭命运的走向。高考提供了一条向上流动的公平通道,有助于打破阶层固化,对社会肌体的新陈代谢大有益处。因此,“高考敏

感”情有可原,但是过度敏感,就会异化为“高考过敏症”。

首先,过度照顾未必对考生有利。强行改变日常环境,反而强化了黑云压城、草木皆兵的氛圍,无形中生出新的压力,不利于考生临场发挥,正常应考。况且,就算竭尽所能挡住了电梯声、汽车声、施工声,能挡得住风声、雨声、雷声吗?刻意打造“无菌室”,实际上降低了孩子对环境变化的抵抗力。

家长和学校应在提高孩子的抗压能力、应变能力上多下功夫。常常有些平时成绩很好,但因发挥失常考不上理想学校的考生。

这暴露出日常针对性训练的欠缺。考生更需要的不是拟真空状态应试,而是拟常态应考,以惯性和身体的适应性保障正常发挥。

此外,为高考脱敏,社会层面也需做好加减法。一方面,高考需要也应该让渡部分公共利益,但是要掌握好分寸,减少公共资源的浪费。另一方面,要增加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商与沟通,减少对立,力求共识。

高考虽重,家庭、社会当内紧外松,以平常心对待高考,才能让高考真正脱敏。(商阳 刊今日人民日报 本报有删节)



『书破万卷』

『高考过后书遭罪,万卷纸片满天飞。十年寒窗为功名,叛逆青春尴尬谁?』因不满老师制止他们的撕书行为,陕西长武县中学六名高三学生围殴一名五十岁老师,将三根拖把棍打断,老师头部受伤。为不影响他们参加高考,经过教育局和学校协调,被打老师暂不报警。

孺子牛画

网视輿情

“今日头条”近来成为众矢之的,此前该产品所属公司宣布获得一亿美元投资,并实现高达五亿美元估值。收获如此成功后,其运营模式随即广为人知,备受诟病之处在于,该产品以“我们不生产新闻,我们是新闻的搬运工”为口号,自身并非作品内容的创造者,而是以整理和转发当日的重要新闻闻名,这意味着,这种模式可能侵犯版权。

不少媒体针锋相对,有评论直指它“搬运”的不仅是新闻,更是版权。”其观点有理有据,既分析“今日头条”是如何“搬运”新闻,还拿国外案例对比,明确其侵权嫌疑;媒体人更是抱团取暖,这其中有不少理性分析,比如不少围观者认为

谁的头条?

何小手

此次争论是技术进步的结果,有媒体人就反驳,“这根本不是什么新旧媒体之争,是一个简单的知识产权侵权案例。”当然,他们的吐槽也有一定的情绪成分。

结果的差异会收到截然不同的评价。从围观者的角度看,“今日头条”是在其收获成功后遭受批评,这个搬运工在它默默无闻的时候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,如今翻身就成为众矢之的,这样的待遇在不少人看来显然受到酸葡萄心理的影响,如此一来,批评的动机与意义就值得质疑,媒体若只是炮轰“今日头条”,则意味着选择性维

权,即便其行动有理有据,恐怕也会让跟随者充满疑虑。

如此不难理解,这样一场声势浩大的声讨行动,不少围观者认为媒体人在此期间极尽悲情,因此只是单纯将其视为对传统媒体行业黄昏的挣扎。没有知识产权,我们可以低成本地分享知识,这样的观点至今颇有市场。人们已经习惯“今日头条”的运营模式,对互联网的免费思维也是习以为常,直观地看,读者是这一模式的受益者,在上述思维与传统的影响下,媒体人的维权只是堂吉柯德式的举动,徒劳甚至违背时代潮流。当用知识产权保护的理

论去论证传统媒体维权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时,恰恰它的根基并不稳固,知识产权保护至今仍很薄弱,正是此状况导致了传统媒体循环往复地陷入维权悲剧。

当传统媒体集中向“今日头条”开火,知识产权保护再次成为争议的焦点,可以肯定的是,“今日头条”的成功恰恰在于它让免费模式登峰造极,它是低知识产权保护现实中的典型案例,如果注意到这一事实,如果对知识产权保护有所认同,是否可以因此而走出传统媒体选择性维权的疑虑?或可期盼,对“今日头条”的批评成为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新起点,这显然不能局限于媒体领域,接下来如果要借此机会在知识产权保护有所突破,就不能让传统媒体这一颇有话语权的主体孤军作战。